

第六册

书写者 李荣国

钢笔字

钢笔系列字帖
行草

上海书店出版社

钢笔字

钢笔系列字帖

行草

十三年十月

中国书店

上海书店出版社

目 录

海燕	尔基 (1)
太阳的光辉	陶铸 (4)
果树园	丁玲 (12)
曹刿论战	《左传》(25)
出师表	诸葛亮 (26)
陌上桑	《乐府诗集》(29)
渔家傲	范仲淹 (30)

海燕

高尔基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
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
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
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
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
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
呻吟着，它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
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海鸭也在呻吟着，——它们这些海鸭
啊，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
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

海燕叫喊着，飞翔着，象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

看吧，它飞舞着，象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

号叫：

这个敏感的精灵，——它从雷声的震撼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狂风吼叫……雷声轰响……

一堆堆的乌云，象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象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一九〇一年三月

太阳的光辉

陶铸

谁都知道，认真地对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认真地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重要的标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问题的。

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主观认识客观也是需要—个过程的，因而想一下子就把工作做得十全十美，完整无缺，这虽然是一个好愿望，但是它不合乎实际，是个没法实现的好愿望。因此，我们从来就不认为我们的工作会百分之百的正确。再说，我们的党是一个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群众

众利益奋斗到底的政党：认真地对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除了丢掉缺点和错误之外，什么东西都不会丢掉，而得到的却是工作的更加顺利，是广大人民群众更热烈的拥护。本来，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这是一般的道理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人却往往不懂得或是懂得不够深刻。

有的人怕谈缺点和错误，也许是从维护我们的事业出发吧。他们认为一谈缺点和错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就不伟大了，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没有成绩了。其实，认真地对待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无损于我们事业的伟大与工作的成绩。相反地，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过去成绩的伟大，才能更好地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想到这里,就常想到太阳的光辉。我常用太阳的光辉来比喻我们党所领导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试想之看:山川大地壮丽奇瑰,可谓多姿多采了,但如果没有太阳的照耀,它们将黯然失色;万物生灵蓬蓬勃勃,可谓生机勃勃了,但如果没有太阳的浴泽,它们将逐渐枯萎以至死亡。更不用说,太阳的光与热给我们的生存所带来的必须的东西了。

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点理解得很深刻的。他们用“黑夜”来形容过去剥削阶级的统治;他们以“长夜漫漫何时旦”的心情来渴望解放,争取解放;他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蓬勃;他们以“如日之恒”来祝福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日益发展和巩固。这都是很明显

的例证。

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是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的本身还有缺点。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谁个会怀疑人类需要太阳呢？谁个曾因为太阳本身有黑点就否认它的灿烂光辉呢？没有。我想，我们的党，我们的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也正是如此。我们用不着怕提缺点和错误，相反，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性，以及工作中所取得的胜利和成绩的巨大性以后，我们更应该虚怀若谷地倾听大家议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将会帮助我们大踏步地前进。这本来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但我们往往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把这种作风忘掉了。

有些同志不愿听别人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还由于缺少一种革命者所必须具有的宽阔胸怀。还是看那普照大地的太阳吧，你看它从早到晚，把它的光和热送到每一个角落，从不吝惜，从不偏袒，从不计较报酬，它那样大公无私，那样一心一意地为人们发出光和热，这是何等宽阔的胸怀！如果有了这样的胸怀，还有什么容不下的东西呢？还为什么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并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呢？尤其是当他理解到克服缺点和改正错误，对人民将有更大利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党员，每一个革命工作者，不都是应该具有太阳一样的光明磊落的胸怀吗？

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了。我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我们和六亿五千万

人民一起，对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抱着强烈的愿望，奋不顾身地工作着，难道这不是太阳那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么？我们既然有这样一种崇高的强烈的愿望，既然有这样一种奋不顾身的工作精神，那我们为什么怕提缺点和错误，为什么怕进言批评和自我批评呢？

要知道，由于我们主观上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局限性，在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所以，我总认为，是不是一个好的革命者，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问题不在于工作中有没有缺点和错误（当然我们要尽量避免），而在于能不能认真地对待缺点和错误。在工作中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除非他不工作。一个政党也是如此。

同样的问题，还有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的问题。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形容我们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决不等于只谈九个指头，不谈一个指头，更不等于那一个指头已经不存在。有些同志听不得人家的批评，看不得人家的批评文章，一听到或者看到就跳了起来，说人家为什么不要谈九个指头，说人家为什么否定我们的成绩。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的，这种态度是受不了的，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

只要是本着搞好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我们应该允许大家自由地议论。报纸应该大量刊登我们工作中的成绩，这是肯定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时代。但是，报纸也应该用一定的篇幅刊登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应该刊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全面地真实地反映我们的时代，更好地推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本身早已证明，一个指头仅是一个指头，正如同太阳中的黑点也仅只是黑点一样。指出来正应该欢迎，为什么竟反对呢？孔子的学生子贡说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如果说一个古代的“君子”能做到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就更能做到这样了，因为我们为群众工作之心，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不知比古代的那些“君子”要高多少倍。

有些同志还怕谈缺点会被反动派利用。我看这一点不用怕。因为我们不谈缺点，他们也会造谣中伤。他们就是唯恐我们不“天下大乱”。所以，从骨子里来看，反动派是怕我们谈缺点的，因为这将对我们的事业更加有利，而对他们却更加不妙。

为了使我们的事业有更大的发展，为了我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我希望我们不但议论我们的伟大成就，并且也议论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也希望有些同志不但善于听取别人议论成就，也善于听取别人议论缺点和错误。

一九五九年五月中旬于汕头

果树园

丁玲

当大地刚从昏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荡着爽朗的笑声。鸟雀的欢噪已经退让到另外一些角落去。一些爱在晨风中飞来飞去的小甲虫便更不安地四方乱闯。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蠕动着，却隐藏不住那累累的硕果。霜得

见在那树丛里还有偶尔闪光的露珠，就象在雾夜中耀眼的星一样。而那些红色果皮上的一层茸毛，或者是一层薄霜，便更显得柔软而润湿。云霞升起来了，从那重重的绿叶的罅隙中透过点点的金色的彩霞，林子中回映出一缕一缕的透明的淡紫色的、浅黄色的薄光。梯子架在树旁了。人们爬上了梯子，果子落在粗大的手掌中，落在篮子里，一种新鲜的香味便在这些透明的光中流荡。这是谁家的园子呀，李宝堂在这指挥着。李宝堂在园子里陪着别人下果子，替别人下果子已经二十年了，他总是不爱说话，沉默地象无所动于衷地不断工作。象不知道果子是又香又甜似地，象拿着的是土块砖石那么地毫无喜悦之感。可是今天呢，他的嗅觉也和大地一同苏醒了过来，象第一次才发现这葱郁的、茂盛的、富厚的环境，

如同一个乞丐忽然发现许多金元一样，果子都发亮了，都在对他眨着眼呢。李宝堂一边指挥着人，一边说：“这园子一共是二十八亩。七十棵葫芦冰，五十棵梨树，九棵苹果，三棵海棠，三十棵枣，一棵核桃。早先李子俊他爹的时候，葫芦冰还多，到他儿子手里，有些树没培植好，就砍了，重新接上了梨树。李子俊没别的能耐，却懂得养梨，告诉咱们怎么上肥，怎么捉梨步曲，他从书上学来的呢。可惜只剩这十一亩半。靠西北角上五亩卖给了江世荣，紧南边半亩给了王子荣，都一个钱也没拿到。崑洋井那三亩半还卖得不差，是顾老二买的。剩下七亩半，零碎地卖给四五家人了。这些人不会收拾，又只个半亩亩多的，就全是靠它吃饭，今年总算结得不错。”

这些人就专门把那些装满了果子的篮子